

英雄何竟仆倒?! (下)

哀吟 弓歌 深思掃羅為王生平的五場戰役



真理

專欄

論道



曾是真神所重用的一代器皿，
終以悽慘的肢離體碎為下場！令人痛心，實在可惜。

文／羅慈意

第四場戰役：與非利士人之戰

在第二場戰役全勝之時，應該有機會殲滅頑敵非利士人，但是，主帥「掃羅回去，不追趕非利士人；非利士人也回本地去了。」（撒上十四46）。俗語說：「斬草不除根，春風吹又生」。不久之後，回本地去的非利士人又招聚他們的軍旅，要來爭戰了。現在，兩軍各佔山頭，再度擺開陣勢。與第二次戰役相較，在這次戰役中，非利士人所憑藉的利器是那個一柱擎天的天王號巨人歌利亞。他的身高竟有兩公尺八十四公分（六肘零一虎口），頭戴銅盔，身穿鎧甲，甲重五十七公斤半（五千舍客勒）；腿上有銅護膝，兩肩之中背負銅戟；槍桿粗如織布的機軸，鐵槍頭重六公斤九百公克（六百舍客勒）。並且還有一個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，當作活動的防禦工事。

這位不可一世的巨人歌利亞，對著以色列的軍隊罵陣，要求以色列陣營中派出一人，來與他單獨戰鬥，並且以此定兩軍的勝負。「掃羅和以色列眾人聽見非利士人的這些話，就驚惶，極其害怕。」（撒上十七11）、「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來站著，如此四十日。以色列眾人看見那人，就逃跑，極其害怕。」（撒上十七16、24）。「極其害怕」籠罩著全以色列地、以色列眾民以及以色列陣營。

就在悍敵四十天的叫囂之時，真神預備了猶大地、伯利恆、以法他人，耶西的兒子大衛。耶西有八個兒子，前三個兒子跟隨掃羅出征。慈愛中帶著憂心的父親差派最小的牧羊兒子大衛，帶著食品去勞軍，並且探詢三兄長的安危。大衛照著他父親所吩咐的話，來到了輜重營，軍兵剛出到戰場，非利士巨人戰士歌利亞又來用惡言吶喊挑戰，而從前所說的話，大衛都聽見了（撒上十七12-23）。

被神的靈大大感動的心，裝不下那個未受割禮者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軍隊罵陣之狂

言（撒上十六13，十七26）。在此其間，雖然有兄長誤解的詬語，也有身經百戰國王掃羅的勸退，但是，這全都不能打消他「殺這非利士人，除掉以色列人的恥辱」之信心與決心（撒上十七25）。他替父親放羊時，為了保護羊羔而打死獅子和熊的經歷，現在正好應用得上。他全然相信：「這未受割禮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軍隊罵陣，也必像獅子和熊一般。耶和華救我脫離獅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脫離這非利士人的手。」（撒上十七36-37）

面對著曠代巨人的藐視、狂言、漫罵與咒詛，大衛毫不動容，只是娓娓道來「心中盼望的緣由」：「你來攻擊我，是靠著刀槍和銅戟；我來攻擊你，是靠著萬軍之耶和華的名，又使這眾人知道耶和華使人得勝，不是用刀用槍，因為爭戰的勝敗全在乎耶和華。祂必將你們交在我們手裡。」（撒上十七45-47）

受到大衛信心勇敢的感動，國王掃羅把他自己的全副軍裝與武器，諸如：戰衣、銅盔、鎧甲與刀槍都提供大衛使用。但是，全都派不上用場，「因為素來沒有穿慣」（撒十七38-40）。照著大衛的信心，真神就用他所擁有的裝備：一套甩石機弦、一塊石子，來完成歷史性的任務，拯救了神國百姓於存亡危機之際。「這樣，大衛用機弦甩石，勝了那非利士人，打死他；大衛手中卻沒有刀」（撒上十七50）。奇妙的真神其作為真是「奇妙又奇妙」（賽二九14）。



當大衛打敗歌利亞回來之時，眾婦女舞蹈唱和，說：「掃羅殺死千千、大衛殺死萬萬」，這正是掃羅感覺到絕對的權力慾受到傷害的時刻。一個屬神的帶領者所關心的應該是神國的前途，而不是私己權力慾的絕對伸張。但是，沒有安全感的掃羅，卻因著靠神除去神國恥辱大衛的出現，而奪去對他神國的注意力。在此，心中的安全感已被害怕、猜疑、忌妒、憤怒所取代了！（撒上十八），接下來就是，陰謀詭計與凶狠殺戮。失去安全感的帶領者，常會做出讓人意想不到的陰謀詭計來。

第二場戰役 與第四場戰役的反義平行

第二與第四場戰役中，在相互對稱的記載下，顯明了十分豐富的信息，也為我們勾勒出掃羅王朝錯綜複雜的人脈關係，其中最引人入勝的不外乎是，擁懷著真摯友誼的大衛與約拿單。

這兩場戰役都是由掃羅領軍出征，並且都是非利士人占了絕對性的上風，眼看著，掃羅陣營就要潰敗了。就在這麼個存亡的關鍵時刻裡，卻是經由一個人的信心與勇敢而獲得完全的勝利。在第二場戰役中，孤膽英雄是約拿單，他與跟隨他的兵，同心同行，兩人一槍，深入敵陣，橫掃千軍，使掃羅陣營大獲全勝。在第四場戰役

中，孤膽英雄是大衛，他單人無刀，只憑一個甩石機弦以及一塊石子，就打倒了那讓全以色列軍民極其害怕的巨人歌利亞，也使掃羅陣營大獲全勝。從此，這兩位信心的勇士約拿單與大衛成了生死莫逆之交。

從人的角度而言，帶來第二與第四場戰役勝利的主要關鍵性人物是，約拿單和大衛。而戰役的主帥掃羅，都處於無能、無奈、束手無策的狀態；但是，在勝利的過程中，總是籠罩著掃羅絕對權利慾的嫉妒陰影。這哥倆在戰役結束後，都得到百姓的愛戴，也都從掃羅那兒得到極其類似的待遇：約拿單險些命喪在其父王掃羅的刀下，而大衛則是引起掃羅要命的妒恨，從此展開四處逃命的浪跡生涯。

第三場戰役：與亞瑪利人之戰

第二次戰役結束之後，聖經接下來的記載，對掃羅的評論還是正面的。在《撒母耳記上》十四章47節至52節，這六節經文的記載，以三節經文記載他的家室狀況，另以三節描繪他爭戰的實況。這也就是說，在吉甲等候的事件上，雖然掃羅受到責備，但是，神還沒有完全放棄他。

再次地，神囑託他來完成：「將亞瑪力的名號，從天下全然塗抹了」（出十七14；參：民二四20；申二五17-19）的任務。這是一項歷史性的任務，這緣起於四百多年前，當以色列選民出了埃及，在利非訂之役後，真神所作的

宣告。現在，真神把一項歷史性的任務交在掃羅的手裡。因此，在託付任務之前，真神不厭其煩地把這次行動的動機、目的、方法與結果，都交待得一清二楚（參：撒上十五1-3）。

當掃羅數點了精兵之後，直搗敵人的京城，並且運用偷襲戰術，在谷中設下埋伏。就在展開全面攻擊之前的關鍵時刻，熟識選民歷史的掃羅，照著摩西在西乃山起行之前給予基尼人的應許，對基尼人說：「你們離開亞瑪力人下去吧，恐怕我將你們和亞瑪力人一同殺滅；因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，你們曾恩待他們。」於是基尼人離開亞瑪力人去了（撒上十五6）。掃羅勸基尼人離開亞瑪利人之舉，真正實踐了神藉著摩西所宣告的慈愛應許，也印證神藉著掃羅的行動，應驗了祂在歷史上應許的信實性。

照著真神的旨意，這一仗打得相當順利，亞瑪力人不但大敗而逃，而且也已經快逃到埃及地了。掃羅雖然遵神旨意用刀殺盡

了亞瑪力的眾民，卻是憐惜了亞瑪力王亞甲一人（撒上十五8）；雖然殺盡了下賤瘦弱的牛、羊、牛犢、羊羔，卻是愛惜了上好的，並一切美物（撒上十五9）。真神的絕對命令是：「現在你要去擊打亞瑪力人，滅盡他們所有的，不



可憐惜他們，將男女、孩童、吃奶的，並牛、羊、駱駝，和驢盡行殺死。」（撒上十五3），也就是說，要滅盡世世代代仇敵亞瑪力人的一切，「要將亞瑪力的名號從天下全然塗抹了」（出十七14）。但是，陷入自我迷失的掃羅，雖完成了神絕對的命令百分之九十，其餘的，則用自己的小聰明來掩蓋，因此，在真神完美的事工中，總是拖著個他自我可恥的小尾巴。

掃羅的確知曉殲滅亞瑪力人的歷史情境及其歷史性的意義。他自以為遵行了神的旨意（撒上十五13），似乎也被自認為完成歷史使命的壯舉所感動。因此，這場戰役之後，「掃羅到了迦密，在那裡立了紀念碑」（撒上十五12）。當他站在迦密山上，面對著自己所立的紀念碑，心中所湧出的自我偉大感，應該是一般區區小民所無法參透與體會的。當他憧憬著青石留名、萬古流芳的當兒，殊不知，他自認為的豐功偉業，竟是神人共惡的遺臭萬年：神後悔立他為王，膏立他的忠心先知為他憂心如焚、終夜哀求神（撒上十五11）。每當我們想到迦密山上那座掃羅所立的紀念碑，我們就想到「神後悔了」之一段讓人痛心疾首的殷鑑往事。

上一回，當掃羅的第一件糊塗事被撒母耳糾正時，他完全不承認自己的錯誤，將責任完全推卸得乾乾淨淨：「我見百姓離開我散去，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來到……。所以我心裡說：恐怕我沒有禱告耶和華。」（撒上十三11）。這一次，在亞甲王的事件上，當撒母耳質問他說：「我耳中聽見有羊叫、牛鳴，是從哪裡來的呢？」（撒上十五

14），掃羅更是不假思索，順性地把責任推卸得一乾二淨，說：「這是百姓從亞瑪力人那裡帶來的，因為他們愛惜上好的牛羊，要獻與耶和華——你的神」（撒上十五15）。直到撒母耳嚴加斥責：「你厭棄耶和華的命令，耶和華也厭棄你作以色列的王。」掃羅才被逼認錯，但是，認錯的目的，純為自己能在以色列眾人面前被抬舉（撒上十五30）。他所關心的，不是自己的靈命與神國的興亡，而是自己的面子與王位。兩次的違命他都能用他人意的小聰明，把違反神旨意的私意與屬靈的事奉搭上線：勉強獻上燔祭是為了禱告，違命留下牛羊是為要獻給神，一則為禱告，一則奉獻，真可讓不知情的人對他虛假的屬靈高超表現，感佩得五體投地。實質而言，在靈性上，如此呈現膚淺、短視、自私，如此讓人無語、扼腕、悲嘆！

亞甲王事件之後，「耶和華的靈離開掃羅，有惡魔從耶和華那裡來攪亂他」（撒上十六14），正如撒母耳所說：「你厭棄耶和華的命令，耶和華也厭棄你作以色列的王。」（撒上十五26）。他曾是：以色列眾人所仰慕拯救者、受膏者、神產業的君、神同在的器皿、神賜新心的新王、神的靈大大感動的領導者、無所匹比神所揀選者……；但，現在是：作糊塗事的糊塗人、違神命的人、急忙擄掠財物行神眼中看為惡的惡人、悖逆與頑梗的人、神所厭棄的人、神的靈所離開的人、惡魔所攪亂的人……。神的兒女若平常不留意在自己個性上的修正及操練，靈性終有被拖累的一天，事工也就告終！

這場戰役是掃羅為王生平中五場戰役的第三，表面上看來，掃羅大獲全勝，殲滅了亞瑪力人，但本質上是，掃羅徹底被神棄絕了。其結果是，為我們留下了一則先知的警言：「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，豈如喜悅人聽從祂的話呢？聽命勝於獻祭；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。悖逆的罪與行邪術的罪相等；頑梗的罪與拜虛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」（撒上十五22-23），以及一件先知被撕斷外袍的衣襟：「如此，今日耶和華使以色列國與你斷絕，將這國賜與比你更好的人。」（撒上十五27-28）

結語

聖經中記載的這五場戰役，以第三場戰役為絕對的轉捩點，前後形成一雙雙的反義平行。這五場戰役可說是，掃羅為王平生事奉於神國的縮影。第一場戰役描述了被神所膏之掃羅成為國王的過程，他是被神的靈大大感動、智勇雙全的選民領導者。第二場戰役描述了掃羅自我權力慾凸顯的肇始，對神：不能等候神；對事：在別人成功的事上他總也要插上一腳；對人：以嚴苛無情來掩飾他的無能。第三場戰役描述他全然敗壞了的本質。與神的關係：他領受了神的命令，卻又不遵守，知法犯法，神完全棄絕了他；與撒母耳的關係：他需要撒母耳，只因為撒母耳的出現讓百姓相信神仍與他同在，掃羅所要的只是屬靈的表面現象，而不是屬靈的內涵實質。從此以後，直到離世之前撒母耳沒再見他（撒上十五35）。第四場戰役則反映了，掃羅在惡魔蹂躪之下，與那合神心意者大衛的關係。第五場戰役則揭示了掃羅完全的敗壞與滅亡。

從整個真神選民國度而言，掃羅是個關鍵時刻的關鍵人物，本是真神手中的貴重器皿。神興起他，是要藉由他來完成，祂在歷史中所要成全的經綸。但是，坐上國王寶座之後的掃羅，可就慢慢地變了樣、變了質，並且是每況愈下。在四十年的執政中，親痛仇快的事件層出不窮地一一演出：他安心於釋放世仇亞瑪力人亞甲王（撒上十五），卻忍心要殺有功於家國的親生兒子約拿單（撒上十四）；他寧可擱置追討屢次欺凌神國選民的非利士人，卻傾全力去捕殺有功於國，且疼惜他生命的晚輩才俊大衛（撒上十八-二六）；更有甚者，竟膽敢屠殺那在不知中幫助過大衛逃亡的挪伯祭司全城（撒上二二）。到了晚年的掃羅，在靈性上更是荒謬頹廢。他自己曾下令，廢除以色列國中交鬼和行巫術的，並且以「死刑」來嚴加管制。身為一國之君，竟然明知故犯，悖逆自己所頒布的宗教國法，自己改了裝，去找交鬼的婦人（撒上二八）。最後，在同日、同戰場上，他的三個兒子同時死於非利士人手中，而中箭負重傷的他，也在基利波山上伏刀自殺。那與生俱來高人一頭的「頭」，竟被敵人給割了下來（撒上一三-九）。嗚呼！哀哉！曾是真神所重用的一代器皿，終以悽慘的肢離體碎為下場！令人痛心，實在可惜。

靠著聖靈的帶領，在一一查考這五場戰役之後，期盼或能慰藉大衛「弓歌」哀吟的驚懼與哀嘆：「英雄何竟仆倒?!」在此同時，也給我們指出了一條合乎神心意的事奉之道。

